癸巳存稿

癸巳存稿卷之二

黟俞正燮理初

昏禮攝盛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壻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棧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爲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絳公服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

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受職者禮得視其父巳

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輿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衞云雜職乘馬而今皆四人舁轎則新壻四人舁轎合於經律禮謂之攝典謂之視無不合也休寧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轎迎新壻令遇於街笞壻二十壻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桉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鬥當得杖忠宣見其容貌循謹膚體素完準罰放出此百姓遂爲完人一鄉化之無爭鬥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新昏不從政蓋寬假之宋史曹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罵之使

不能自存遂緩其事輟耕錄云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稽遲案具吏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爲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李翀日聞錄楊瑀山居新語亦具此二事此令難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范羅事論語有之仕而優則學

大清會典固作官者所當時時檢讀也

婚禮

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曾子問云娶婦之家三日不擧樂思嗣親也言三日不擧樂則其家必能

日擧樂者且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舝之詩云式歌且舞則用樂古有之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云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若不賀者何以赴召乎但王侯不以賀婚禮爲邦交若晉之少姜耳曲禮又云賀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詩云式飲庶幾而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云今郡國二千石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行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周書崔猷傳云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擧音樂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均之妄人也已矣

雜記弁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注云禮之酌以成之也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旣笄之後去之鬈首猶若女有鬌紒也正義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禮接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此禮之變也方氏非之云婦人卽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欲早責以成人之道此直以語錄時文家法言之謂重在執禮二字則刺之無刺不知此文正重在執其禮其字其禮者主婦女賓之禮卽上句禮之言此禮之之禮使婦人執之耳不正備物憫其失時非責之也聖人制禮以仁萬民非司空

城旦書也

六府非六天名說

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常引河圖云東方靑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惟叶汁異文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謂重屋周

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之世室重屋是已其文祖爲赤熛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紀周曰總章元紀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則秦人月令用之又孝文紀正義引靈府作靈威仰神斗作神汗蓋字誤孝武紀正義引靈威仰五名出國語當云出圖書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白招拒作白招矩劉攽云拒音矩不便作矩矩亦不必是誤拒矩皆是白畧子貴義篇云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者無以易之則字亦可作鉅河圖府皆三字帝命驗府皆二字蓋各述所聞

皆就帝所臨言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言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愼也宋史禮志云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卽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春秋緯爲六天造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王肅家語注云讖緯皆爲之名氏妖怪妄言是肅自爲名氏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

禘天祖

禘有數名鄭君讀經熟故能析言之宗廟禘祭天子諸侯同之所謂禮不王不禘者郊禘也韋元成云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所云禘郊祖宗皆配天之名魯語展禽言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則商均以後祭天之禮喪服小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禘則祭法之郊也祖稷也所自出感生帝也至唐趙匡黎幹以祖所自出爲祖之祖夫祖之祖正所謂祖也豈得名之曰所自出鄭云凡大祭曰禘如圜丘曰禘宗廟之祭亦有禘大司樂夏至澤中之方丘亦曰禘則大傳單

舉孟春祭感生帝若後世禮言大祀也祭法正言禘者周冬
至圜丘祭北辰曜魄寶以帝嚳配所謂禘也正言郊者周三
月兆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后稷配四月春分日將長
故三月迎長日人生於寅故祭祖所自出大報天反始因祈
穀於靈威仰后稷所謂郊也亦禘也圜丘者爾雅云絕高爲
之京非人爲之邱禮器云先王之制禮爲高必因邱陵祭曜
魄寶之邱也郊者郊特牲云埽地而祭無邱亦不圜也此外
有泰壇有明堂泰壇者周四月築壇大雩靈威仰赤熛怒含
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於南郊旁明堂者周十一月大享五帝
於明堂泰壇明堂五帝皆文王配所謂祖也五人帝太皞炎

帝黃帝少皡顓頊皆武王配所謂宗也單言之則祖亦曰宗
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猶單言郊亦曰禘故大傳云禘
其祖之所自出也立春兆祭靈威仰於東郊太皡文武配立
夏兆祭赤熛怒於南郊炎帝文武配季夏兆祭含樞紐於南
郊黃帝文武配立秋兆祭白招拒於西郊少昊文武配立冬
兆祭叶光紀於北郊顓頊文武配此周禮也虞夏殷以此推
之若以禘郊祖宗爲宗廟之祀則有虞氏豈得郊堯宗堯是
知違經背鄭無一是者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此言王者祭感生
帝故下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傳下云諸侯及其太祖又

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言非王者則惟祭感生帝下之別子爲祖不敢祖天子以配天也此外又有魯禘宋禘魯郊晉郊雜見記文又有宗廟禘嘗古禘與禘天不同鄭皆一一爲說靈威仰五名古謂之五府曜魄寶六名亦曰文祖如後人稱陛下稱朝廷就上帝五帝所臨之府稱之不敢斥言帝秦漢拜大一立五畤其遺法也鄭詳考周禮而俗儒王肅等非之黎幹趙匡又爲異說按制度代有不同後世不用周禮不須强引周書又何必追改周文惑亂古經也

禘嘗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序爵辨
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
社之禮不變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
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篇繼言禮故
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義
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恉所謂說者
義也宗廟變言禘嘗則此禘偏就宗廟言之所謂禘者卽上
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張純言禘禘諦諟昭穆尊卑是也
劉向說苑修文云審諦其德而差優劣此儒生夸張萇言也

注言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止言嘗義蓋夏殷礿禘嘗烝周則祠禴嘗烝以禘爲廟祭吉禮之始故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是禘義大也楚語云日月會於龍豵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州鄉朋友婚姻比兄弟親戚弭百苛殄讒慝合嘉好結親暱億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是嘗大也禘主於上嘗通於上下其義之見經傳者如此祭統云祭有四時夏禘陽之盛發爵賜服秋嘗陰之盛發秋政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君能其事者臣義者所以濟志也其云周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蓋祭統所

言非周禮也（祧丁條反當近督音）

周祀先公

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檢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驚冕守祧云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蓋周七廟據祭法親廟四周公時文王武王皆已王故追王太王王季以足親廟四之數其在二祧則先公也諸侯有壇墠無祧有禱焉始祭故曰上祀是天子之禮天保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是祀先公之事也中庸言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言天子祭以天子之禮故子爲士祭以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

明子爲諸侯亦祭以諸侯子爲庶人亦祭以庶人故曰達也

禮器大饗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一節與覲禮事多合又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至束帛加璧往德也多與此同彼爲燕饗之義鄭注此節云大饗謂大祫也內金先設金從革性和又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肆夏當爲陔夏正義云以內金和庭實知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也案郊特牲云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云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閒示和也卽禮器內金示和及金次之見情之事然則鄭定禮器文爲祫祭者必不由內金和庭

實生義正義蓋失之鄭知爲祫者以禮器文上下所說皆祭事又秋官職金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與此二文鄭義合也

士臣妾義

喪服緦麻三月章士爲庶母貴臣貴妾此皆士服傳曰士爲庶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注則以庶母屬士貴臣貴妾屬大夫云貴臣貴妾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貴妾姪娣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校注言士卑無臣妾賤不足殊此說

非也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公卿大夫室老句也士貴臣句也士亦有食邑而注言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君嗣君也則讀傳室老士爲一句傳以緦麻三月章士有貴臣證斬衰章士之衆臣而注於斬衰章沒士之衆臣遂移緦麻三月章士之貴臣以與大夫聘禮大夫餼賓介衆介注亦以老爲室老大夫貴臣也士亦大夫之貴臣也其說晝一今檢特牲饋食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少牢饋食禮則謂之私人又謂之羣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然則注自言士

有君道喪服經則士有衆臣貴臣傳則士有貴臣衆臣文至顯白注皆以屬大夫而特牲少牢一記一經終不能改之且貴臣貴妾經無大夫爲之文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亦隔傳而同屬大夫此注何由奪士服以被之大夫也

特牲禮盥槃巾門内右義

特牲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又云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内之右注云門内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内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校注於此特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文同處故詳言之門内之右注

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內門外之右皆在西尸入門左注以向內言人自有左右人內向入門則其左在西也注言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古義洗在東設槃匜於西故云象之若亦在東當言隨洗在東非象矣注統於門東西上定是門西東上唐以前轉寫之誤少牢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當東榮又云小祝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盥亦洗東槃匜西是特牲注當爲統於門西東上之證言統者統槃匜簞巾非統洗於槃也特牲注侍盥者執器就之謂自門西就西階下非自門東執器過庭就西階下下云尸至于階尸升西階也如此則經注合

門左右以出入各言注義亦明而諸經俱可通疏言陳盥在
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槃匜巾等向門左就之是
人與地不辨且盥於西而陳盥於東禮亦不順李如圭集釋
言設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是沿誤字爲說不知門言內向
外向者以人言之今經不言人入門右明言門內之右則止
以地言之爲門內之西不可言門內之東士虞禮廟門外之
右亦以地言之爲門外之西也

以我安

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其辭不載以
下請坐推之當直云請安而已燕禮大射儀司正命賓諸公

卿大夫之辭云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
安燕禮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
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解者謂注言不主意於賓葢容本意
或主於其所與燕者非注旨也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注云
主于燕其餘可以無俎則燕本主意於賓或君欲燕來聘之
卿亦必以其來聘之大夫爲賓則是主於所與燕者而此辭
言以我安則其意亦不主於所與燕者也燕禮有四有諸侯
無事而燕者雖於燕命賓而實主意於公大射儀爲公祭與
羣臣射雖命賓亦實主意於公故曰以我安酌君臣之分可
通行之以爲禮辭使若賓當以禮退而主人以燕好之意留

之盡飲實爲賓而文若不爲賓者以有實不爲賓之事爲之質故曰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鄭於禮學精故能下此語疏說非也方苞析疑則云以我安卿大夫謹戒好敗難爲禮辭故言安坐行酒耳不言諸公不以煩之然則鄉飲酒請安亦是煩之而賓辭而後許其辭煩者何也其許煩者又何也此讀書不熟說此失彼者也

酬賓賓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酬賓皆坐祭遂飲燕禮大射儀坐祭時賓辭遂卒爵是亦坐飲也賓辭者注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注意以燕禮公爲賓舉旅有立卒爵之文

賓欲主人酬時立飲少減其敬主人自以君命至重坐祭坐飲必致其常敬是兩美也敖繼公集說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卽受此觶不敢復煩更酌已如此急求飲者古人不應定爲禮法方氏讀之犂然有當於心申之云他處不辭坐啐坐飲鄭說爲非幷明矣敖氏說長也然則他處不求坐祭坐啐坐飲之爵敖說爲非益明矣鄭氏經熟也

月令民工

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建都邑蓋秦時役民之制與古不同注者應敷暢厥旨注

云舍止也因蟄蟲啟戸耕者少閒而治門戸也呂氏春秋高注以爲書仲春厥民析少舍爲皆出在野少在都邑比古今政俗而同之然則月令何以云修闔扇寢廟畢備乎於古通而呂文窒矣據少於古語爲小謂小小閒止耳古人正言多少之少則謂之鮮且少在都邑語亦不鮮月令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在孟夏之月

質劑期日

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注云質劑者爲之契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劵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

券齎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鄭以純儒不深知事變意謂買賣小市若今人廢帳不足復理又以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外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是以云然王安石新義則以時久證逮或不在不聽以杜欺罔實不然也國中質劑不平者必十日之後尋求調成不能得始來訟市中期會不應者過期十二三日愬官其證逮不得謂之不全朝士之期乃入刑罰律者如殺盜不得過期來控事與質劑不同朝士明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分別言之知質人所謂期者質劑中相約之期非訟期也

質劑所期與國人約十日他國人約亦不過一年推度人情之常如此已足相濟蓋司市所屬置買奴婢田地貨物見錢不足先納若干一二殘數期日交割又或先受錢期日納貨注所謂下手書保物要還者與稱貸有息之傅別不拘還期者不同若豫期過遠本屬不足何須置買恐其先有互為姦詐繼又不能以殘貲換券其理皆曲故不聽司市所謂質劑結信而止訟明質劑之期所以結信節所以止訟不必更立訟期也若如注言買奴婢十日後逃者豈得以質為過期不聽斯義則謬以質劑為傅別故安石均輸之法蘇軾上神宗書云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

而取直多方相濟有無相通此卽質劑之法安后不曉也

塗樹

周禮野廬氏比道路宿息井樹周語單襄公謂列樹表道管子輕重丁輕重戊並云沐塗樹之枝無使男女相睹樹下談語趨距八觀云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無自而正矣則樹之沐枝宜知也子產治鄭桃李垂街亦因鄭俗淫若陳道路不可知又無塗樹矣

禁徑踰

周禮野廬氏云禁野之横行徑踰者修閭氏云國中禁徑踰

者注云皆爲防姦也論語云澹臺滅明行不由徑蓋懷刑君子也禮祭義篇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俱云道而不徑卽孝子不服闇不登危之義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旣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漢書五行志中上云邪徑敗良田

仲夏黍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云此嘗雛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正義云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爾雅翼云爲鄭說者以爲舊黍若非新黍何得言登且冬食黍數月

豈待今而後嘗梌鄭說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書正義引考靈曜云火昏中可種黍說文云以大暑種故謂之黍黍以五月種七月刈五月登嘗者卽嘉種也今鄗陵亦有早黍曰奪麥場三四月種與麥同收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孟春正義而大傳云張中種黍稷應卽此黍蔡陳留人自又別見早黍耳

景

詩衣錦褧衣禮引作衣錦尚絅儀禮作景皆以襌衣明透爲義說文云景光也絅急引也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則褧製如縐絺儀禮士昏禮云姆宵衣女從者被顈黼女純

衣纁袡乘車加景衣注云景今文作憬胥如綃綺屬姆亦元衣以綃爲領顈禪也顈纚爲領假盛服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賈疏云景不用布蓋以禪縠爲之賈說非也娶爲明則必禪衣示反古則必用布其類娶者則曰縐絺惟葛麻異耳詩正義云葛細靡者縐也質細而褸縐皆不用縠知昏禮景用布者男子始冠緇布冠明女子昏禮加景亦布矣姆元衣女從者顈纚領則女景亦緇布也

升布

喪服傳云斬衰冠六升衰三升齊衰冠者沽功也齊衰大功

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既夕記云冠六升衰三升閒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推排之當是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大功冠九升小功冠十一升緦錫冠十五升斬齊

大功之衰俱抽冠升之半小功緦錫則冠衰俱抽升之半五
服十一等之衰與冠言縷則精粗不同言升則多少不同傳
參互求之古布廣二尺二寸當今尺又三寸餘以二百四十
粗縷爲經是三升也以六百稍治縷爲經是十五升抽其半
升爲八十縷緦布經三十升冠二千四百縷近人或疑之案
三十升之說是也升即稯說文稯云布之八十縷爲稯史記
孝景紀云令徒隸衣七稯布即稯字是五百六十縷爲粗惡
也晏子春秋云十總之布一豆之食亦即稯字是八百縷爲
粗惡也緦布冠當有二千四百縷縷細布密若抽其半則似
今之紗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宋時織篾用六成至十

五成成四十齒兩稷其一齒是八十縷爲成卽升卽稷也宋時十五成爲常麻布則三十升之緇布惟周時冕用之孔子亦以爲不儉孔安國以純絲易成本謂麻三十升難成也不必疑

紟纓

內則婦事舅姑紟纓注云紟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桉說文云賏頸飾也嬰頸飾也纓冠系也紟衣系也冠系亦在頸垂於下爲飾所謂冠緌雙止婦人之纓由頸交於胸所謂親結其縭也男纓亦曰緌女纓亦曰縭纓與嬰字通用荀子富國篇云處女纓寶珠言頸飾綴珠也釋名云纓者自上而

繫於頸也嬰兒者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是嬰頸飾至胸婦人乳子者猶有纓是纓爲婦人常飾也爾雅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縭縭緌也注云卽今之香纓也邪交絡帶繫於體郭意以禕通幃爲囊則香囊可爲香纓甚不然也纓是系但有緌垂之縭如采菽紼縭維之亦維繫東山親結其縭傳云毋施衿結帨卽親給其纓不應是香囊後代或繫香囊於上耳古佩草木香非幷必囊盛內則云男女未冠幷給纓皆佩容臭注云臭香物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使亦云別具香物綴纓上非幷卽纓也男未冠給纓婦女皆給纓曲禮云女子許嫁纓者不佩容臭以佩容臭是未幷女子之纓也知容臭

佩於纓下者內則婦事舅姑列左右佩了更言衿纓未笄女子則言衿纓了更言佩容臭知容臭與纓別一物也曲禮正義言婦人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纓其說非也香纓晉人之名不得以衿纓佩容臭當之許嫁時即昏禮主人親脫之纓明日夙興又著也陳祥道禮書云許嫁之纓既嫁夫脫之無所復用其言可駭士昏禮主人脫服於房亦將無所復用明日遂裸裎乎方氏云婦事舅姑衿纓在左右佩之下則謂容臭之纓是矣案子佩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幅屨著綦婦佩亦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衿纓綦子言偪縢婦言飾眼未冠笄男女言衿纓皆佩容臭今以衿纓爲

容臭之佩對文言之將使子佩幅屨矣且容臭未笄之佩好說經曾不省視經文冣害事也

玉藻元端

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聽朔皮弁以視朝以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以食皮弁以聽朔注言天子朔日聽朔諸侯祭之元端端當作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正義云皮弁尊次裨冕次元端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然司服元冕衣無章裳黼者亦祭羣小祀之服曾不及裨冕疑此元端是元衰司服注云凡冕服元衣纁裳典瑞祀日月在山川上朝日又在祀日上以毳冕祀山川

靈石楊氏

上推之朝日當衮冕聽朔自先王廟出亦應衮冕上云龍衮繼之云元端則此元端旣是元衮不煩改字卽奕詩元衮天子得有之也宋方慤云元加冕爲祭服元加冠爲燕服以別於下元端而居之元端

拾取矢

古人拾矢以紓人力且得以餘暇爲儀故亦拾射登以拾級以齊人事不使先後異至此制儀本意其不爲儀則不拾大射儀初射司射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注云然者拾取矢儀當在再射三射其初射則鄉射爲有司授弓矢此大射不言授而總衆弓矢福皆適次下

云初射既畢司馬正始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以弓爲畢既設楅詳其文則此時庭中無楅次中之楅上亦無矢注意嫌於次中亦拾取故云次中隱蔽處不能設楅無所爲拾也經下再射取矢文云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明始拾也云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注言此命入次之事明入次止袒決遂執弓也云一耦出及楅却手覆手拾退釋弓矢于次脫決遂二耦拾亦如之司射作射一耦揖升明拾在中庭既入次且釋弓矢脫決遂作射時但決遂執弓矢以出次中不拾經義最爲顯白敖繼公者作集說於經不能熟但務改正義云次中以命讓拾初射命取弓矢於次次下當有袒決遂拾取

此則周公之過鄭不任受矣

安車

曲禮大夫七十致事不得謝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正義云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車坐乘按婦人之車坐乘亦有御所謂進左手後右手不必是小車婦乘必以几尸乘必以几則安車乘亦必以几正義謂尸乘之几几案在式之上几上有幂君以羔皮而以虎緣之安車之几或是乘以升車者若几設式上則是立乘不安也又以鄭注小車爲一馬車亦非也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木車單馬則大夫

不乘單馬車明矣鄭注小車若漢書車千秋得乘小車入宮殿及後漢輿服志小使車不立乘即後攜子又小車或是衣車之誤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巾車云安車彫面鷖總有容蓋

旗物畫

司常常旗旜等皆畫其象焉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畫即日月之屬惟旜爲通帛物爲雜帛旞爲全羽旌爲析羽本無畫也大司馬辨旗物之用各書其事與其號杜子春以大司馬文讀司常之畫爲書鄭康成以司常文讀大司馬之書爲畫宋鄭鍔則謂事名號不能畫當從杜說爲書今求鄭康成意

以九旗別嶽識則事名號即在其中又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故書當爲畫事號皆畫以雲氣鄭於漢末見兵事知軍制應如此九旗本知嶽識其號名事於日月交龍外又別以異物圖之所謂軍號不在典要日日變易軍中自以爲約不使敵人曉也旗物必以畫爲別無書事名號繁文細字之理鄭於司常並不作書止云嶽識惟杜作書鄭言書亦畫雲氣近方氏誤謂鄭以日月交龍爲異物又謂鄭以司常畫爲書以大司馬書爲畫反覆不定涉誣罔矣

蠶馬

周官馬質禁原蠶注云蠶與馬同氣再蠶傷馬呂氏春秋淮

南子則皆以爲殘桑宋戴埴鼠璞云俗以蠶神爲馬明菩薩是同氣之驗搜神記言女足蹴馬皮被卷化蠶疑亦古說荀子賦篇云身女好頭馬首女好馬頭故生馬皮之說然亦可知其同氣矣

與鳥獸言解

人能與鳥獸言初疑是習亦半由偏智之所得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疏云左傳介葛盧來朝注云伯益明是術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列子湯問云今東方介氏之國數數解六畜之語太古神聖悉解鳥獸音聲亦由習與鳥獸近

故能知之亦由偏智也論語公冶長義疏云有論釋雜書說公冶長聞鳥言往南山下食人肉値村嫗失其子長告之嫗遂言長殺之告村司繫獄長又言鳥言城外有覆粟驗之果然乃信長解鳥語不殺人論衡實知篇云廣漢楊翁偉知田閒盲馬及所乘蹇馬語魏志管輅傳云郭恩家鳩言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安德令劉鵲言東北有婦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當至抱朴子李南知白馬言盲黃馬是其子又楊宣北齊張子信皆知鵲語梁高僧傳云漢安世高安息人知燕語隋經籍志有鳥情雜占禽獸語和菟鳥鳴書王喬解鳥語經其時廣傳其術

唐闕史咸通中渤海僧薩多羅解烏鵲燕雀語解牡豕語法苑珠林潞州寺僧並解豬語雜寶藏經云迦尸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其說似得古人理致佛書于瑰奇之事皆言以福德神力現之至龍言象言金翅鳥言孔雀言獮猴言蚖言皆平序之不以爲奇知唐以前佛國多能與鳥獸言也人隔方域尚須譯知之則與鳥獸言雖由於習亦必由偏智元時麗江人麥宗通禽鳥語今黑龍江人能與四不像語雲南廣西口外人能與象語然所謂與語者意而已矣

樂記

樂書子貢問樂吾子自執焉下樂記挼簡失其次鄭注所定

與史同今讀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爲句是王肅義魯世家云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卽下所云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之象

月生於西

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禮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此注西酌東酌之義非注生東生西之義案祭義云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大戴禮誥志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此月生於西之

義也詩日月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云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東方之日篇東方之月傳云月盛於東方此出東方之義也天保篇如月之恒傳云恒弦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正義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言體滿而相望後漸虧至二十三二十四日亦正半謂之下弦從此後漸虧至晦桉弦以前月見於西明亦在西望以後月見於東明亦在東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天明則日月不明言天以明子

日月禮月令正義引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沈括筆談云以粉塗丸之半半黑半白轉側觀之本京房義公羊傳莊二十五年注云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則以日月爲天淮南子天文訓云火氣之精者爲日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則以日月爲水火專精二說皆言月不假日光

泰山之側爲魯林義

禮檀弓云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新序云孔子北之山戎有婦人哭於路其哭甚哀此路蓋經泰山西今

連筠簃叢書
靈石楊氏栞

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迹論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魯林中定賢篇云魯林中哭婦俱稱林中者殆齊配林之類詩泰山巖巖魯邦所詹魯至泰山得祭泰山故季氏亦旅之亦有配林續漢志注引盧植禮器齊配林注云小山林麓配泰山者公羊成十七年何休注作斐林

致知在格物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注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事其知於惡深則來惡事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卽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義本

在意誠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其語至爲顯白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竄其文深沒其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衛撰又謂其說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文字爲无妄也

中庸大學

戴記有中庸大學二篇元明人不錄其文乃爲之辭曰程朱已拔出之其不遜如此案史記孔子世家云伋字子思年六

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禮中庸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中庸釋文一本載山嶽而不重今云載華嶽而不重爾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不是子思之文當是西漢博士所改也至大學則無有能知其作者姓名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葢東漢時已不得作者姓名

自周有終

禮緇衣言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引尹吉云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維終注云吉當爲告天當

爲先自周有終爲以忠信自終以周爲忠信者魯語叔孫穆子引詩諏謀詢度咨於周解之曰忠信爲周是古訓也枚古文采入太甲其傳亦曰周忠信也王柏作書疑乃曰周非忠信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按魯語緇衣皆可置之不問至枚文自集自注者亦欲改之則王柏之學可知已

五經正義

唐五經正義本名義贊止百餘篇後刊定乃詔名正義書詩左傳用劉焯劉炫禮記用皇侃其中復有刪理補修詳審丞嚴中又考正增損始成書人或非賢職又不舉禮注引詩異於毛者正義云鄭君注禮時未得毛詩詩生民傳云合聲香

也正義云郊特牲文馨爲膻鄭注膻當作馨字之誤也當毛
時未誤故讀彼從此是皇劉各解今既合爲一書孔穎達等
不曾詳審也詩般正義引鄭注禹貢云九河周時齊桓公塞
之同爲一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不知并從何書禹貢正
義引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春
秋僖四年正義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中候保乾圖並云齊
以自廣則是并從取西北一支詩汝墳正義引左傳衡流而彷徉爲句春秋
哀十七年正義讀方羊裔焉爲句是二劉先不自詳審孔穎
達等亦不曾詳審也書舜典鞭作官刑正義云大隋造律始
除之武成罔有敵於我師正義云史臣敘事得稱我者猶如

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隋耳呂刑宮辟疑赦正義云大隋造律除宮刑是孔穎達等兩奉唐敕考定詳審而於其書不曾寓目然則正義雖是佳書而作奏之工乃葛龔力也

執禮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康成言禮不誦故言執乃分詩書爲言執禮爲執持禮書下云皆雅言不可通矣蓋詩書博引禮則必以其人其所當執者言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見魯哀齊景言俟禮見孟孫季孫晏嬰言卿禮見孺悲等言士禮此雅言之執禮也

祭肉不出三日解

論語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胙兼生熟生曰脤熟曰膰助祭者其人見在多得膰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孟子云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是祭於公者得熟肉胙故不可宿僖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桓胙於葵邱定十四年左傳天王使石尙來歸脤此不助祭者得生肉胙也雖置郵可達而專使與易人馳達者殊道遠或出三日周官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行人常職其祭於公得生肉胙當至三日故不宿也論語言祭於公不宿肉者公祭須肉在賓尸繹彤之後已至三日又宿則出三日不食之故申之曰祭肉不出三日爲祭

連筠簃叢書
靈石楊氏栞

於公不宿肉言之也集解載鄭氏分公祭家祭二義所以旁通非祭肉不拜之祭肉實則家祭饋肉於人亦必俟賓尸之後已是弟三日故知祭肉不出三日是不宿肉之解誼而鄭氏誤分之一若祭於公卽以告殺日頒胙從祭之人不俟禮畢卽歸食肉者至家祭則反遼緩之無是事也集註爲之說云不宿爲尊君不知不宿卽是三日鄭氏偶未深思而反爲之修飾則是故抑闕二口以自卑其祖無是理也

論語嚴氏春秋義

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漢光和六年有成陽令唐扶頌云四遠童冠摳衣受業又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是本論

語爲文也頌碑成瘍閻葵班字宣高撰宣高修嚴氏春秋令嚴氏春秋不傳此當嚴氏自述業由七十二子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而宣高傳之在北齊有石動筩佞幸之談見北齊書及太平廣記啟顏錄梁時儒士亦傳之見皇侃義疏隸釋有員興宗荅洪丞相書云堯祠請雨碑五六六七化道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子若漢人言四七之將

如有所立解

胃齋錄淸波雜志並云東坡病革屬纊時友人叩耳曰端明勿忘西方坡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又云著力便差

程子於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注云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椄此顏子云如有所立卓爾謂立於禮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謂克己復禮從事於斯不敢自已也無峻絕著力意北宋人以通禪為榮故改顏子語意以自助耳何以知如有所立是立於禮也孔子云立於禮又云不學禮無以立又云不知禮無以立也又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又告顏淵云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顏淵亦云夫子循循然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故定知是言立於禮他說皆不足以奪之也論語之文云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惝怳之詞何也曰解者失之也所謂仰之鑽之瞻之者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也所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者克己復禮也所謂彌高彌堅者既竭吾才也所謂在前忽焉在後者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所謂雖從之末由也已者欲罷不能也皆言立也立於禮也質直詳盡無惝怳之詞也

言䡗

舜典云敷奏以言謂羣后自能奏之益稷云敷納以言則海

隅蒼生須帝納之其言始能至也此唐虞之法也大載禮少閒篇孔子三朝記也曰昔禹取人以言孟子云禹聞善言則拜自漢至今皆取人以言不以言舉人者自古惟周周人尚文其選舉獨不以文論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王章也

君子小人學道

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所謂學道絃歌虞命教胄子止屬典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古人學有師師名出於學古言事業由

學道者有虛業常語官與民曰職曰事曰公功曰田功曰婦
功曰不職曰閒民無職事曰婦無公事業則學道者之職曰
習業曰舍業學道者語垂久遠故業通於官民子路曰何必
讀書然後爲學古者背文爲誦冬讀書爲春誦夏絃地亦讀
樂書周語召穆公云瞍賦矇誦瞽史教誨檀弓云大功廢業
大功誦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聲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
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
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人所造王制學記亦止如此魏以後
以學給口舌爲道今人厭其無稽譁訐則又以讀書爲學道
其說皆通然絃歌之道六經之義合是聖人告子游本義也

太宰

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左傳子貢三見太宰嚭說苑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曰夫子何如則太宰嚭有與子貢論夫子事又吳問專車之骨是以夫子爲多能檀弓則陳有太宰嚭陳問隼矢事亦以夫子爲多能又宋有太宰列子云商太宰見孔子韓非子說林上言孔子見商太宰子圉入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韓非書數有宋太宰莊子書有商太宰蕩孔子故家宋此或宋太宰又孔子嘗適楚楚亦有太宰公子辰及伯州犂又魯有太宰羽父嘗求爲之此太宰稱官而不言何國當

是魯太宰歟

直躬

韓非八蠹云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直躬請代誅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一父而載取名焉案此事當以韓非之言爲信韓非云令尹誅之而楚姦不上聞則直躬死矣莊子盜跖篇云直躬證父信之患也所言比干子胥鮑子勝子或云申屠狄申通勝或云太子申生尾生皆是死者論語云葉公問於孔子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或葉公屬有此事聞孔子之言以告而誅之歟

管仲

論語云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謂管仲不能勉齊致王葢本孟子案周之德惠未比殷紂齊桓之德不及文王文王久始得之柰何欲以齊桓奪周祚管仲反坫樹塞門三歸官事不攝自謂功成身泰意侈即是器小自古未聞以不能謀反叛逆訾詆人者故知器小是侈泰也管子樞言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國富人衆兵彊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亾爲鄰矣天道之數至則反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矣法法云矜者細之屬也白心云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樞言云國之忠也以其長者也人之失也以其所長者也又云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

連筠簃叢書 靈石楊氏栞

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而奢侈踰禮管子於持盈之道蓋但能知之者

成君瓘論語說三條

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成君瓘云呂氏春秋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曰無乃畏耶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死矣注引詩曰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義取深妙韓李論語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其說陋劣矣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顏氏家訓云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說本晉范甯見皇侃義疏

南史王元規云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又張說

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野客叢書引如此

周頌煢煢在疚漢書匡衡傳成帝即位衡上疏云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論語權

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云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桉權本黃華木一名反常萬類俱反歸一是故稱錘亦取權名易繫傳云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則權以稱物行權當隱巽以俟反歸於常春秋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

殺人以自生亾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謂權反歸於經然後見其善適變不同道必反歸於經反經之反爲十年乃字反常也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反爲反歸之反非背反之反文子道德篇云先迕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亦以反爲先開後合之合反歸之反昭七年左傳子產言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並立子孔後則立伯有後反歸於繼絕之禮可取信悅於民史記自序傳云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周勃反經合於權亦言權從呂實反歸安劉之經而晉人杜預左傳注云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則以背反於經爲權漢以前經傳箋注實無此

說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唐虞以國君爲天下君禪授之後宗廟社稷宮室國君之位猶存故舜禪禹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而讀爲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

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莽毀漢高廟厭勝之又毀元帝廟也左傳羿拒太康于河代夏政爲帝夷羿夏猶存也浞殺羿因羿室又滅夏相而事一變舜禹不居堯舜宮羿不居夏宮湯武不居夏殷宮皆存其統浞乃居羿宮王莽之後皆以浞爲法而旁引舜禹爲口實曾夷羿之不若後儒不深思孟子史記然後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爲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無專殺大夫

孟子言齊桓葵邱之會命曰無專殺大夫管子幼官九會諸

侯令皆無之惟大臣篇有毋專殺大臣案左傳桓十年云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則不專殺大夫本王朝之法齊桓申言之其後晉用其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祁盈執祁勝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乃殺之晉殺祁盈滅祁氏定公十三年左傳云晉趙鞅殺邯鄲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請皆逐之蓋祁勝邯鄲午皆家臣之稱大夫者如陽虎以大夫饋孔子及孟氏之成大夫公孫朝也史記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則殺家大夫亦當上請於君孔子之意亦如此祁盈趙鞅皆以專殺得重罪

孟子言性情才義

孟子道性善告子篇公都子引性有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降才爾殊也陷溺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今濯濯然以爲未嘗有材者非山之性人放其良心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以此數文合觀之情者事之實也大學無情者鄭注云情猶實也是也才者事之初也說文才爲草木之初是也今趙注若順也情性表裏情順性爲善若夫爲不善非天才之罪朱注若詞也情者性之動才

猶材質均非孟子道性善本恉且山木章材才分列則才非材質可知

孟子

孟子時事不合者游齊梁先後及齊伐燕之年齊燕事史記世家以爲湣王年表亦同通鑑從之而孟子以爲宣王孟子親見其事不得誤也蓋伐燕者宣王爲燕所伐者湣王也孟子書始見梁惠王非是編年史記列傳言先至齊趙注孟子言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孟子曰父是也史記惠王止三十六年故云三十五年召賢而孟子至梁其實惠王言東敗於齊在惠王三十年地西入秦在襄王五年六年南辱

連筠簃叢書　靈石楊氏栞

於楚在襄王十二年蓋自史記惠王之三十六年及襄王之十六年魏爲竹書之惠王後元十七年史之襄王卽哀王爲竹書之今王通鑑依之而仍以孟子至梁繫之惠王三十五年則以他書無文不能意改實則孟子老至梁國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以後去梁在襄王但不能質言其年耳

癸巳存稿卷之二